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九中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表謙履勛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欽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九中

宋高宗八

乙卯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上在平江

金人去濠州 丙午詔戶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

漕司增市軍儲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敵人潛師

遁去今已絕淮而此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任撫

存歸業人戶等事上曰劉豫父子強誘敵人擁衆南侵

窺伺江浙其志不淺乃今一夕遁去其所亡失多矣然賊馬方卻而後已能為朕措置如此可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也大臣和於內將相和於外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遁去也 詔諸路州縣係官田舍委

守令出榜召人承買拘催價錢起發 己酉宰相趙鼎奏敵騎遁歸皆自陛下聖畫素定然善後之計當屈羣策願詔前宰執各條其所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上曰朝廷能採衆論則慮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儻有可

采猶當用之況前宰執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
求曰國有大議就問老臣乃祖宗故事於是賜詔書訪
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令悉條上
焉 庚戌趙鼎曰祖宗差役本是良法王安石但見差
衙前一事州縣奉行失當變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擾
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學商鞅昔自安石變法天下紛然
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 淮西宣撫司統
制官王進薄金人于淮降其將程師回張延壽而還

辛亥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究要湏先求
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無患不舉然用人才在於進
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宰相為陛下分別君子小
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 淮東宣撫司統制
官崔德明敗敵於盱眙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丙辰上謂趙鼎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
不同而事體均一或有官非其所當罷黜者卿等宜
亟以告朕不必專待臺諫 丁巳詔江北賊馬已退應

大臣及侍從職事官各條具利害聞奏 詔權貨務每日入納錢以其半支給見錢關子 戊午輔臣進呈曲赦淮南事目上曰敵雖退遁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示兼愛并容之意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赦又不可夸大第使實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上又曰敵已退遁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摹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

聖諭事所可為者當謹以次條畫奏稟

龜鑑曰聖明天子立志英明每念復讐未嘗不有比此一洗之意考之國史聖心可見初年與輔臣論恢復之由首論周宣復古之詩次論漢光武尋邑昆陽之勝又其次論唐肅宗興復王室之盛可謂志於規恢矣又嘗語宰執曰今當漸圖恢復乘時大作規模朕安能鬱鬱久居此又謂宰執曰今已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事朕當親率諸軍分頭迎敵若依前遠避何以立國不曰修車馬脩器械外攘夷狄之節更須講求則曰訓卒繕甲極力措置今冬虜來似有可勝之理書車攻詩羊祐傳造盾琴樣以示武備作金銀椀以旌射士教習舟師修復馬政措置屯田精擇間諜其志蓋未嘗不在鉅鹿也

庚申詔諸州禁卒日教射藝守臣旬按仍令憲臣躬親

按賞以備朝廷抽取拍試士兵射士亦令教習歲終比較粗精以聞 辛酉詔故殿中侍御史馬伸頃因言事死於貶所忠直之操念之爽然可特贈左諫議大夫依所賜官與合得致饋遺表恩澤令諸路州軍尋訪家屬以聞伸既以斥死會趙鼎入相上記其忠乃有是命 壬戌張浚奏臣頃者出使川陝橫遭誣謗蒙陛下特降宸翰辨明之使臣一旦昭雪死無所畏上曰朕方屬卿中原之事不可輒以曩日誣謗過自畏縮況毀譽之求

當考其實齊威公所以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毀譽不公自古所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況於毀乎浚曰陛下於毀譽之際曲留聖意如此羣臣之幸上曰使其人誠非才則言者不可謂之毀也在於考其實而已 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少保克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計入覲世忠奏敵騎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

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
上以諭輔臣趙鼎等贊上誠得馭將之道

臣留正等曰漢高祖收天下豪傑願指氣使如驅犀
羊權畧固高遠矣韓信假王不因躡足以止其怒幾
敗乃事大抵以術數御物者以技有時而窮也太上
皇帝駕馭諸將出於誠信雖辭色閒暇而披靡震驚
不敢桀黠者專以君臣分義折伏其心故也劉光世
不欲受杜充節制上怒曰豈容跋扈如此遣使諭旨
即奉詔過江復以銀合茶藥賜之張浚入對論及劉
光世解罷軍政有登仙之歎上曰卿初見朕時何官
曰修武郎上曰是時家貧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
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邪曰皆陛
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効而有美於光世何
耶浚皇恐流涕誓以死報恩嗚呼神機妙略動於事

會與夫游雲夢以縛信踞
林洗以召布孰為得休乎

上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
尼雅滿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 癸亥起復江南東路

淮南西路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克淮南西路宣撫使
置司太平州浙西江東宣撫使張浚開府儀同三司江
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 甲子淮西統制官酈瓊
拔光州執偽知州許約遂復光州 戊辰上謂大臣曰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嘉其却敵之功錫賚

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皆拜賜涕泣願身
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趙鼎曰此社稷之幸也已已
罷試教官法其諸州學官並從朝廷選差自元豐間始
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謂欲為人師而先納所業求有司
以幸中程度又校計格法以爭得之甚非建學校立學
官之本意故罷 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入辭尚書
右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張浚參知政事沈與求僉書
樞密院事胡松年侍上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人南侵

諸名帥皆在其中蓋有侵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卒伐奸謀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朕心慊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敵程師回言逆臣劉豫給敵人云光世世忠比失驩敵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少嫵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小嫵何足校今日朕為分之宜釋前憾結驩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曰臣等

頃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皇懼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上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

龜鑑曰以結友之事諭世忠而世忠即負荆以謝光世以滅怨之說勉光世而光世先致意以約張韓此得協和之道也

是月金主晟卒立亶為嗣 二月丙子詔布衣陳得一就秘書省別造新厯令少監朱震監視又詔川陝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厯數人將所降厯日委官監視參攷

有無差錯申尚書省 丁丑上御舟發平江府 戊寅

命祠部員外郎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海道至臨安府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留守孟度率京官小使臣以

上迎于五里外上乘輦還行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

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乏患於無

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

蕪租賦不加饒而日以朘耗蓋緣民以力田為苦而游

手者軍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強悍者盜賊死之一

人耕百人食本先瘁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更易
利源不講權柄下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茶鹽利
源也而堂吏私之銅鐵利源也而工賈擅之常平利源
也而憲司忽之今欲理財宜三司精擇使副或以戶部
官吏依倣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
節次及經理則財用沛然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具
申尚書省 丙戌右僕射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
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都督諸路軍馬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
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人材專付於鼎矣

喻樛曰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樛獨以謂
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之說
一般詰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秦道長若同相
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
者自相戾也已而
其事亦果如此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知温州范
宗尹復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復資政殿
大學士始用明堂恩也 神武後軍統制岳飛為荊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將所部平湖賊楊么賜錢十萬
緡帛五千匹為犒軍之費 丁亥趙鼎張浚告謝命坐
賜茶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為言上首肯曰官中見養藝
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復奏王者
以百姓為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
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
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為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

隆強虜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
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
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
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
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
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
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
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

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
虛美邀虛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
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
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
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
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
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耻此小人也臣
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槩見矣小

人在位則同於已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已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私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情狀又何隱焉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復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許辭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豈獨

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已成已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孟實蹈楊墨可與論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則仕行顧於言通經為儒者之宗論事識治道之体頃從時望召寘瑣闈方嘉便於咨詢顧何嫌於封駁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力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已零陵雖小有社有民竹馬懽迎相望數舍往讀中興之頌無忘平日之言 統制關外軍馬吳璘同統制楊政復秦州金薩里罕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己丑

詔臨安府修蓋瓦屋十間權充太廟侍御史張致遠言
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京都雖未復而廟社僅存萬
一四方傳播以為朝廷新建太廟茲焉定都人人解軀
難以家至戶曉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奏
人言籍籍謂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
安府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後二日有詔梁汝
嘉隨宜修葺俟移蹕日復充本府使用 壬辰詔張浚
暫往江上措置邊防 左司諫趙霈言安危治亂之幾

相為倚伏臣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
治安可保恢復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廣遠圖知晏
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愷樂不可極
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驚則備禦
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理財之道其可忘
乎詔需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
尚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入

龜鑑曰善乎趙需之言曰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
無忘扈衛時此與馮異之勉光武者何異異時吳芾

亦曰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為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為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已引對必令盡言此與陸贄之告德宗者又何以異君臣上下警戒如此虜其可謂中國無備乎

丙午詔遣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閩廣諸路體訪捕盜

是日雷聲初發 戊戌宋錢孫以扈從恩特轉一官

殿中侍御史張絢言錢孫特於遙郡上轉行超躡衆人數等彼身冒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豈免別生僥覬望速賜改正仍乞今後不許閣門以私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亦不得妄有僥求上曰

絢所論極當可亟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
舊輒僥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今後有如此者可令臺
諫論列 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編
類職事官條具利害章疏進上用直史館范冲之請也

辛丑尚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冲直史館
於臣為外姻願以授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廢祖宗故事
況史館非朝廷政令之地可無辭前二日冲以史事入
對奏疏曰臣竊惟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

復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據史館所用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從簡便臣追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字係刪去墨字係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貼今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其考異五卷乞付史館更憑衆議刊定修立從之 詔劉光世妾許氏甯氏吳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中興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才雖不當以鄉閭親舊為嫌更宜廣訪寒畯上曰朕亦面諭絢苟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大臣以國家為心則所用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趙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國臣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立國規模則不敢不為久遠計 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薨于閬州 偽齊將商元襲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被擒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汙逆賊耶遂遇害 閏二月乙巳朔宗

正少卿直史館范仲秘書少監朱震並兼侍講 是日
雨電 丁未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
既行邊而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政事
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諸坐右一一奏
稟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
除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
所擢用去賊吏進正人時號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
鼎嘗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

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呼
彥節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
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
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知宣州免謝辭 參知政事

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新知湖州李光言明越之境
地濱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灌
溉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每旱則放湖水溉
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灾凶荒之歲也本朝

慶厯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為田者宣和以來創為應奉
始廢湖為田自是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
論茲害蒙朝旨先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廢置利害遂蒙
獨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
湖等處其類尚多州縣官往往利為圭田頑猾之民侵
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伏望聖慈專委漕臣
考究漢唐之遺利檢舉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
廢罷其諸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各有未盡利害

望因此東作之時遍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尚書省 己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侍御史張絢奏也絢言國朝有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治平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蘇轍又倣其法作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故有是旨其後

戶部第具去歲收支數以聞而已 辛亥詔權於濠州
等處置市易務以通商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 命
三衙兩浙江湖閩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廂禁軍 壬
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温州奉迎太廟神主事上曰朕以
宗廟在遠心嘗慊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
禮 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權樞密院事
輔臣進呈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參知政事並兼權
樞密院矣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為使

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為二途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西用兵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後卒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議論豈有惟陛二三大臣不與聞者手詔曰朕

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間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聳然聽服朕甚惡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狃于故常勿牽于私昵重以累國 侍御史張志遠乞以安發欺庇為有司殿最若一縣被按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按於臺諫則罪一路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亟褒寵之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 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禁囚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 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

鹽司內無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領 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以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賃之直從之 丁巳福建路轉運司官鄭士彥言坑冶盡廢物料貴踴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舊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百十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從之 川陝宣撫司將官牛皓與金

討上曰檜雖在宮祠不忘朝廷 右司諫趙霈言今天
下之弊正患縣令之非其人願罷去注授格法盡歸堂
除上曰比已降詔慎擇監司郡守然縣令於民尤親亦
宜遴選趙鼎曰莫若令監司郡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
擢用其尤無良重寘之法或足以示勸懲 王瓊提舉
江州太平觀初瓊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志遠殿中侍
御史張絢右司諫趙霈論奏其罪瓊聞亦奏辭新命乞
在外宮觀 戊辰敕令所刪定官金安節入對安節上

三事其一請專任理財之臣其二論行在職事官堂除猥冗其三論士風不競不卹國事自為身謀乃取其第一奏行下 詔江浙湖廣福建等路各置路分總管一員於帥府駐劄 已已參知政事孟庚言准敕差提領措置財用令乞以總制司為名專察内外官司隱漏違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得旨關申尚書省仍鑄印以賜諸路係省錢出入舊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計

支用庾請增十錢又請收耆戶長顧錢抵當四分息錢
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
息等錢又收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
又收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又收常平司五分
頭子錢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
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大凡
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四百八十餘萬緡四
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左承議郎顏為追毀出身

以來告敕除名勒停展三期敘坐前守嚴州犯自盜賊
當徒六年也 經筵開講自上視師暫輟讀講至是復
之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范溫帶來京東民兵比效用
請給春秋特支衣絹一疋昨日中軍引見頗有藍縷者
朕出內帑絹二千疋賜之趙鼎等曰陛下內帑縑帛之
數非承平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
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 詔
六院官左藏庫監官並依舊堂除 詔右承奉郎徐度

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瑄左朝散郎錢葉
新授太常博士張官並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浙東提
舉汪愷左承議郎通判潭州王崇並與陞擢差遣自詔
復十科薦士而汪藻薦度及崇葉夢得薦愷及度葛勝
仲薦瑄官崇沈與求薦葉胡交修薦愷故有是命中興
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 真陽縣觀音山盜起攻
剽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譚氏被執盜欲妻之譚諾
之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為齏粉我良家女何

肯為汝婦盜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為所殺
三月甲戌朔詔諸路監司帥守條其被受專法來上
用太府寺丞王良臣請也 丁丑詔侍講朱震范冲專
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唐煇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文修
讀三朝寶訓上雅好左氏春秋故擇儒臣講之 詔職
事官監察御史至侍從并館職正字已上及在外侍從
官監司帥守各舉所知充監司守令限半月具奏用侍
御史張致遠請也 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勘

合錢卽所謂鈔旁定帖錢者 辛巳詔客販淮浙鹽至
荊湖州軍如願般販往襄陽府路者聽從便京西舊東
北鹽地分至是始通焉 甲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
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上賜手劄曰昨因敵退議者以
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請以身任其責朕甚嘉
之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
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
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妝而恥之軍壘既成世

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鎮 觀文殿大學士
李綱進省記到建炎時政記二冊上謂大臣曰朕已看
過皆是實事綱近日論事非往時之比趙鼎曰綱才氣
過人但自辟屬官多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 辛
卯中書門下後省奏上殿臣僚有親聞聖語者乞依慶
曆七年詔旨備錄關修注官如循習故例隱匿不報以
違制論 壬辰左奉議郎李椿年入對上問以民間利
害椿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財用非不足而州縣每每

不治者在不得人耳若於二稅稍加措置不至失陷用度自足若轉運司更將常賦隨時轉易通一路之有無財不可勝用也上曰今日監司郡守不相協濟朕在河朔親所備見監司所至不恤州郡有無盡行剗州郡往往藏錢不令監司知椿年奏曰誠如聖訓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晴孟庾沈與求曰以天氣久寒蠶損甚衆上曰朕見今禁中養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於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

詳元符間因改山水 丁酉復移浙西安撫司於臨安

府以駐蹕之地理宜增重事權故也 戊戌詔道州丁

米依舊於田畝上均數用本州請也 庚子罷饒州學

生監鄱陽也高寒非馬所宜自置監至今所蓄牝牡馬

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

而已其芻粟又皆賦於民人不以為便故罷之 兵部

侍郎王居正獻辯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

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為獻上許之

居正乃釐為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
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
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
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境互說反覆皆違
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
曰三經字說自相抵牾詔送祕書省崇文觀王安石學
益盛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凡案居正獨非之
至是因事請對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

不識聖心灼見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
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
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原誠如聖
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為上陳安石
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
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語繫於
辯學書首上之 辛丑都督行府言知泰州邵彪具到
營田利害勘會所陳委可施行合關送尚書省指揮從

之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見其所關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皆不樂宰相趙鼎不較人以為難

癸卯移鎮江推貨務都茶場于真州 初詔問宰相執戰

守方略呂頤浩上十事一論不用兵則中原不可復二論金將志驕意滿此將亡之兆三論用兵當用夏月四論分道進兵宜以五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上為援不可深入惟勅大將不得殺掠至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海道二萬

人日食米四百石合於四明支一月糧計一萬二千石
附海船以去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河上軍糧由淮可運
此皆不患惟趨汴京之師合齋十日糧至南京則糧可
以因矣六論發兵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淮南通泰
鹽歲一千四五百萬貫而二浙止七八百萬通泰倍於
二浙尤宜選能吏為守八論機不可失兵屢得捷如吳
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
關去歲賊犯淮甸亦無所得而遁若不發兵終無息肩

之期矣臣考宣和間戶部月支纔九十萬而近年月支百一十萬夫養兵二十萬不北向以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以堪九論海船以閩為上廣次之溫明又次之今天以此利賜我宜用之以擾登萊南風而往北風而歸虜雖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今前宰執六人議必不一是非可否在陛下獨斷而已 朱勝非言自陛下議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內外勁兵三十餘萬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上四事一曰進討僭偽二曰守禦江

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敵情以為陛下勿謂
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偽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
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腥
羶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
未振尚使狂寇得以僭窺為可虞則中興之功可指日
而俟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藩籬當於淮
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
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淮東路則以江東路

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
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
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當路大帥謂如淮東西
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西路荆襄則當責以收復
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若夫
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鑿輿未復舊都莫
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
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推關中為上襄陽次之

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又曰陛下憂勤至矣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則羣臣誤陛下也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終累年以來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犯而尚未

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益艱
國勢益弱職此之田大運有開天啟宸衷超然遠覽悟
前日和議之失而躬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
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
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
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既可觀
矣臣願陛下反前日之所為勿復為退避之計姑罷遣
和之使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

各以次第修舉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
為方議大舉則雖兵未交而勝負之勢以決矣抑臣聞
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
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
有強盛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
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
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
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

用命雖有黠寇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
間耳具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大畧謂今選於衆以
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願陛下待以
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二
曰公選人材大畧謂陛下臨御已來用人材多矣世之
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蓋自昔
抱不羣之材者常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黠闇或指
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

不可則止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夫人
主豈能常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用人以興邦者
愛憎出於私情用人必由於公道故也陛下誠能推至
公之道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三曰變革
士風大畧謂近年士風尤薄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
事實惟欲傷人大罵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翕訛成風此
非朝廷之福也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故許之以
風聞至於大故須當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不

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
非所以修正刑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西事後以忠許
國雖失機會不為無過而言者繩以大惡賴浚有浴日
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為之辨得以洗濯不然何以
雪哉願陛下降詔戒士大夫使体德意務從忠厚則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四曰愛惜日力大畧謂事粗定之時
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
守之策軍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敵人之所

陵侮願詔大臣熟議所以為規模者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五曰務盡人事大畧謂天人之道其實一
致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可
乎願與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六曰寅畏
天戒大畧謂比年以來天屢譴告願陛下以至誠之意
正厥事以應之疏累數千言時秦檜汪伯彥李柄顏岐
王絢韓肖胄皆應詔上對惟綱議剴切的當 知福州
張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

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為措置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
其二措置糧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
而以餘軍分措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
軍駐于岳鄂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
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
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
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
之權日重而為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

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
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綦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
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
何謂措置糧食諸軍既以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
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今宜舉
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
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
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

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
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陞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
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復業之漸矣如是措
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
尾相應綏懷之畧亦在是矣然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
修德而外修政耳所謂修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
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
者無不去也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權

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持
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何患夷狄之不服在陛下
果斷而力行之 翟汝文言朝廷無遠畧無定論無腹
心謀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建炎俶擾今年
矣天下日苦於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初
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
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衆同喜
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不識也臣願擇大臣有深謀

者任之責其恢復拔用能將必以尅敵合天下之英傑
相與謨議立國之綱紀規模先定然後可為也 胡安

國時在湖南聞有是詔以書與其子起居郎寅曰此詔
問舊宰執即是國論未定正要博謀此機會不可失若
贊得歸是其績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時政論二十篇雖
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此也 夏四月甲辰
朔監察御史田如鼇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如鼇嘗上書
排抵大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輔臣入對上因曰

臺臣耳目之官朕未嘗不慎此選然必試之六察度其
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與求曰臺臣與朝廷分持紀綱
要須得沉厚練達之人則論事不苟上用沉厚練達
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為一家不分而為二若朝
廷所行臺諫輒詆之臺諫所論朝廷輒沮之則事何由
濟翌日如鼇遂罷郎官之命 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
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
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今纂修春秋傳

俟進書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詔進士王九齡
召赴行在令閣門引見上殿九齡博極羣書卓越有大
志會日食求言九齡上書論役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
已見於今日中書門下省奏江浙汭襲舊例差保正長
催科等事致有破產失業流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雖
多惟九齡建陳曲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
命九齡入見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
賦稅五課農桑上再三稱善趙鼎讀九齡奏疏謂同列

曰王君論事盡天下之利害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為
太平州當塗縣主簿 丙午右承奉郎黃大本貸死杖
脊刺配南雄州牢城收管大本為貴池丞坐贓抵罪故
有是命既而監文思院于淙南恩州司戶莫害章皆以
賄敗遂斷配焉 丁未召荆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於
是諸鎮撫使並罪矣 戊申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溫州
至行在 己酉宗正少卿兼侍講范冲轉對言仁宗皇
帝建邇英閣嘗命儒臣蔡襄等寫尚書無逸篇并孝經

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為二圖列於左右元祐初
臣父祖禹為侍講奏乞檢尋二圖如仁宗故事哲宗皇
帝從之願陛下圖書無逸篇為二圖置於講殿之壁上
納其言遂書為二圖不崇朝而畢翌日以諭輔臣沈與
求曰願陛下以是圖為元龜夙夜自儆則恢復之期可
卜矣 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昌縣令
臧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污不法乞行勒
沮御批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趙鼎等曰

兩縣士民近經都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實上曰絢所奏亦因兩縣士民經御史臺投狀故有此請朕思毀譽固未可知且令監司核實然後行賞罰未為晚也 己未

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也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價償值上聞之故有是詔 辛酉新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錢棻臨安府府學教授周葵並為監察御史
先是沈與求薦棻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故二人並命

甲子太上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年五十四兵部侍郎
司馬朴與通問副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密議舉哀制
服弁欲先請朴曰吾儕為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
又何請設不見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
而弗問 詔諸路營田司官給種糧者每一耕牛歲課
毋得過十碩民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稅賦外毋得抑

令耕種營田時言者以為解潛在荆南民有耕牛官為給種納課或十餘碩而租稅差科仍舊是致百姓流移田業荒蕪故條約焉 丙寅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益

夏朝獻之禮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

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有本原行無玷缺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其所撰述皆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制三經義辯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謚曰文靖 五

月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祕面對上曰自令臣僚轉對甚

有所輔由此擢用者亦多縱有不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敢論事 辛巳輔臣奏事趙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授為節度使封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臣退而與孟庾沈與求商量皆仰贊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日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擇上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之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難也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皇帝故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

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
跂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行
下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庾曰
陛下念藝祖開創之艱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
也初張浚之未出使也上嘗以語鼎浚庾與求曰此子
天資特異在宮中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彊
記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至
是書院成上曰只以書院便為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

臣為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 給事中廖綱言今諸將之兵被於江淮不知幾萬數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救此患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於淮南今閱數秋未聞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乃獻唐郭子儀漢力田科蜀諸葛亮事為屯田三說上之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 癸未詔江浙四路兵造五車十槩小船三十言者以為緩急過敵須用輕捷小船相參乃復為之 甲申上諭輔臣曰昨路

允迪奏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冗宜遭變
故今行在人才皆可觀趙鼎曰陛下以人才為意中興
可復天下幸甚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士卒五十
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殿中侍御史張絢遇諸
塗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宮菲食焦
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奈何軍中不能上體聖意
乃敢公然運石以為酒肆遊觀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
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衆目所觀傳播四方亦非美

事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株竹栽街市
貨賣若不嚴加止絕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體問今
日運石因依重加行造仍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
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至戶曉而侈泰之
俗一變而為樸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
乙酉祕書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
歲久銷減乞令州郡募東南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盜
賊萬一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調發上曰朕自知南兵可

用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浚軍中往往率先犯陣其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進退之易實害治體國朝自祖宗體貌大臣陛下即位以來恩意尤篤上曰祖宗體貌大臣恩意甚厚與庶寮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如鄭文公雖一國之君進臣不以禮退不以道為詩人所譏彌正又陳古者創業中興之主必有謀臣任專責重憂勤逸樂與之終始今人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捨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

腹心以任之則事功可見就緒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
之臣孰與議謀 丙戌新除幹辦諸司審計司李椿年
再得召見論今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銓選之弊員
多闕少二曰食貨之弊錢輕物重三曰所司之弊吏強
官弱又口奏度牒事以為今一歲所鬻不下萬數是歲
失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也上首肯
之乃下其章命吏戶部同措置 詔中書舍人胡寅論
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降詔獎

諭時既用尚書右僕射張浚議遣問安使何蘄入雲中
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刳質二帝塗炭
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
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為幻遣使
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切爵
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虧喪多矣
所幸陛下智勇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
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圖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

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今乃蹈庸臣之轍踐已失
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
辭臣切為陛下勿取也或謂不少有賤屈其如二帝何
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
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
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
講和而能息外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
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

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于章奏傳播遠近
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
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刳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
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
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陛下可
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苟惟不然以中國萬乘之
尊而稱臣於仇敵則宰輔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
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願陛下面

相結約軟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陛下試加採擇
或合聖意即以此讎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
奉使之命疏奏上嘉納命宰相趙鼎召至都堂諭旨仍
賜詔獎諭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
違正論拂公心以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以敗世
已陵遲然後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
得志託大有為之說大有為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
美哉當時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

之為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為者乃所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神祖照之於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事之說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當遵元祐蔡京名之為謗訕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謂謗訕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

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立人無兩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真入寇以來和戰兩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外裔之不可與和亦易見也和和議之說不息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實懷二心以國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為之論

蔡京繼志述事之說而尊王庇民疾讐殄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為然陳瓘不以蔡京為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監觀前事識者憂之尚賴陛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偽於和議輩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數敵過失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真尚肯通使適覩何蘓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係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曲賜褒諭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

雪恥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駸駸北向以
為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
福豈獨微臣忝切恩詔以為今日美談而已 戶部奏
諸路殘破州縣守令勸民墾田及拋荒殿最格其法墾
田增及一分郡守陞三季名次累及九分遷一官虧及
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鐫一官縣令差減之縣具墾闢
實數月申州州季申監司增虧十分者取旨賞罰 已
丑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孟庚進知樞密事 庚寅趙

鼎奏事因言李沆作相時每奏祥瑞須雜以水旱螟蝗
文字進呈憂國愛民之心如此上曰王旦賢相也東封
時都無一言如天書降殆難考驗但朝廷內外得人四
民安業則為上瑞 辛卯嚴州壽昌縣令臧梓特改合
入官令再任以兩浙轉運奏其治狀有實也上曰若得
賢令尹如此一方皆受惠趙鼎曰一縣生靈十萬縣令
得人則人人安業上曰然朕區擇監司守令政欲安百
姓也 辛酉尚書右僕射張浚提舉詳定一司救令參

知政事沈與求同提舉初置提舉官也 中書舍人胡
寅言兵興以來衣冠轉徙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
置添差之闕廣宮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
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藉則乞叙雪已
得叙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
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任已在見
任則乞超擢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伏見舊法已有差遣
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

綱紀也伏望明詔宰執舉行成憲從之寅又言近來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玩人喪德之失詔以付中書後省 戊戌岳飛至鼎州之城外先遣兵馬鈴轄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楊太黨謀殺太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 己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資善堂

贊讀上親筆付出制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選於屬籍
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官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傳宜有端
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時張浚在
潭州聞建國公當就傅亦薦冲震可備訓導朝論以二
人為極天下之選或謂浚繇此與鼎始有隙 詔以盛
暑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慮囚前二日進呈行在疎決
上問外路如何趙鼎曰臣記每年夏熟時令提舉司催
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行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

當行之諸路令無淹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
自是遂為永制 庚子知虔州韓昭奏周十隆已就招
六月癸卯朔趙鼎言資善堂極褊隘恐方暑不便上
曰粗令修葺可也朕常以營造為戒居處不敢求安前
日孫近乞罷修學士院然上漏下濕若不畧與修葺非
朕待遇儒臣之意 甲辰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
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
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岳飛至潭州出圖示

攻討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俟
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請
浚曲留以俟浚然之飛以統制任士安為賊餌賊併力
拒之凡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衆殆盡乘其
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楊太恃以為強
飛厚待之賊愈喪氣 乙巳名新歷曰統元 丙午上
諭輔臣曰近令諸郡以箭鏃改造甲葉恐再於民間科
歎密院只今行下令只於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

鼎曰陛下恤民如此臣等敢不奉承聖意 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面對乞重縣令之選其言曰今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效臣承乏郎曹求為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縣令漢明帝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受人受其殃蓋非以郎

官為重重其出宰百里也 己酉上謂輔臣曰朕以南
班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貧窶者昨日出內帑錢每人賜
二百千今宗正丞沈禹卿散給尚有親賢宅近屬已取
會人數別行給賜趙鼎曰今宗室凋零無幾陛下敦睦
如此盛德事也 建國公初出資善堂上命見翊善范
冲贊讀朱震皆設拜趙鼎等得旨依故事謁見冲等每
因箋奏導國公以仁義之言輒標軸藏之時一展玩國
公嘗得李公麟所畫孝經圖冲書其後略曰孝者自然

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
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
苟動必依乎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成是謂純孝不然無以立身
矣豈不見夫諸侯車服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
以幼學之年享寵祿之厚蓋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
冲以諸侯之事為獻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周之諸侯其入而居于王所則皆謂之卿士故冲又欲

以卿大夫之事為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其勉
之 辛亥趙鼎進呈以旱乞分命侍從官等徧走羣祀
祈雨事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鼎等
曰近日蠲除翎毛箭鏃及官舟運糧等事皆是仰承聖
意以寬民力沈與求曰雲漢之詩雖上下奠瘞靡神不
宗不廢禱祈之事要之以側身修行為本陛下勤恤民
隱如此宜蒙佳應 癸丑手詔訪聞諸路久愆雨澤絲
朕不德致斯亢旱雖恐懼修省思所以答謹戒弭天灾

尚慮州縣違戾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除稅租和預
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干科數催驅等事日下並罷
荆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楊太赴水死餘黨相繼
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固守寨三面臨
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
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
木放之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草木為瓦石所壓一
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湖寇悉平

龜鑑曰竹箴之題卒誤鍾相相既擒矣么猶相也然而昌寓致討而不能平王瓌招安而不能伏及張浚至醴陵召間謀之囚釋其縛而縱之歸使諭寇於是么之將楊欽降卒有膽喪之嘆岳飛至鼎城取偏裨之慢令者鞭之以折其氣吏為虜餌於是么斃而誠擒果應飛來之誠此平楊么之功烈也

大事記曰嘗謂宣王中興平外夷耳光武中興平內寇耳而高宗欲攘夷則內寇轉迫欲除盜則外戎復張然而降張遇等殺杜用丁順等則有王淵擊李昱平趙方則有劉光世却丁進則有守臣康允之破戚方則有守臣周杞誅葉懷討李成則有張俊平范汝為平曹成則有韓世忠而楊么據上流僭號紀年尤為心腹之害岳飛一至八日而應飛來之讖湖寇盡平而外寇始息矣使當時諸盜不作諸臣得以併力中原豈不足以建立事功哉

甲寅尚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庾參知政事沈
與求奏自五月丙子不雨今越四旬叨冒近司輔政無
狀致此譴戒伏乞特降威命正臣等之罪早賜黜責詔
答曰旱暵逾時甘澤未應乃朕菲德非卿等咎各安厥
位無得再請 丁巳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言伏
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
規矩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夫之
所矜式臣無能彷彿舉以代臣允愜公議詔川陝宣撫

司以禮津遣赴行在焯程頤高弟也頤死聚徒洛中非
弔喪問疾不出户士大夫尊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于
淵聖方召至闕將命之官力辭而去建炎兵亂鎮撫使
翟興辟之不能致紹興中避難長安偽帥趙彬以劉豫
命玉帛招之焯却帶奔蜀居于涪州上聞其賢故召

湖寇既平張浚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命岳飛
進軍屯荆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時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

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已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 戊午詔福建歲貢龍鳳團及京挺茶並權減半 罷湖州歲貢花蕉布 癸亥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上曰朕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為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饑民貧起而為盜朝廷不免遣兵討定殘殺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 甲子詔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說并自出

已意文理優長並為合格令試院榜諭 乙且張浚奏
湖寇盡靜上手書賜浚曰非卿孜孜為國不憚勤勞誰
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萬口一辭以謂上流既定則川
陝荆襄形勢連接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
乎 戊辰命翰林學士孫近知貢舉給事中廖剛中書
舍人劉大中同知貢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
祉殿中侍御史張絢等六人為參詳官祕書省正字李
彌正等二十二人為點檢試卷官太常少卿陳桷為別

試所考試官司勲員外郎林季仲等四人為點檢試卷
官自後率如此例 詔諸路監司州縣非奉朝旨假作
軍需名色之類科須者並罷 秘書丞環中知臨江軍
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魯而後周上曰士
大夫著述訛舛容有之中為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
可寘之三館 庚午權鄂州江夏縣呂大周特改合入
官時湖北提刑司奏大周任內招復增戶二千八百七
故優賞之 辛未皇叔蘄州防禦使士瑀為泉州觀察

使 是月汴京地震 秋七月壬申朔饒州進士朱嘉
積言子召虎十歲能誦經史兵書步射乞批試詔賜帛
二十匹罷歸 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是歲五享如常
禮 詔諸路監司帥守按試武士所能具職位姓名來
上用李光請也 己卯知樞密院事孟庾知紹興府庾
以行府關三省樞密院事積不平因稱疾求去 參知
政事沈與求權樞密院事兼權措置財用 庚辰內侍
盧公裔言見係致仕在蜀中乞赴行在上曰此人極不

平穩不若與在外宮觀況朕宮中小黃門數十輩備掃
除趨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
之禍及近時之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趙鼎等曰漢唐
宦官傳有可鑒誠上曰仇士良勸後輩戒人主不近儒
生不觀書可以鑒也 壬午賜觀文殿大學士李綱親

筆詔書獎諭綱應詔陳三策又上六條故有是賜 癸
未知南劍州沙縣丞陳沃新婺州教授富元衡並充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渡江後廢趙鼎

始創復之二員居行在二員居會稽自是為例 丙戌
知宣州趙不羣陞直龍圖閣再任上曰不羣為郡有稱
首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當寵旌之以為四方之勸
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擾之使然
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為盜乎朕夙夜以此為懷卿等
復留意謹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業之意 癸巳
知滁州何洋條上屯田利害上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
朕為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恐

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量給官錢賑助之
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為朝夕計今使就耕之民盡蠲租
賦更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往往耕闢已多縱
便恢復亦為朝廷之利上曰然 乙未上曰內諸司轉
官出職祖宗皆有格法朕遵守之甚嚴但付之有司依
法施行 八月甲辰詔增館職為十八員時言者論唐
太宗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
後皆為名臣祖宗闢三館以儲養人材蓋本於此今國

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乏財之歎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乞如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為額故有是旨 禮部貢院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博學宏詞科新敕令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教授石延慶二人 丁未宰相趙鼎乞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新僉書廣德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贓汙狼藉與判官趙不愚共為姦利表裏相濟詔浙西憲司劾治其日癸

卯鼎嘗以京秩薦此二人故乞解機務是日祖信方候對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可以薦二士之失而罷宰相

己酉趙鼎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得罪書名黨藉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溫門人也詔贈祕閣修撰官其家一人丁巳詔福建收買末茶指揮勿行 己未詔御筆比

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詆誣宣仁聖烈

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自朕纂服是用疾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諛慝未彰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丁卯故特進申國公章惇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卞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職任用己未詔書也

史臣曰理能正於人之心而治不足以達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為之也必有害常醜正者取三綱九法汨陳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人心之不泯者猶在也舉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固先之矣紹聖二姦為國產亂以絕天

之理

乎

是月偽齊陷光州

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漕司

雜稅及常平增收頭子錢鈔旁勘合錢者戶長雇錢常

平一分寬剩錢正稅零畸剩數等並罷以久旱用都省

請也

壬申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按屬郡守趙丞之

不法趙鼎曰溥在蜀中極振職上曰人情多銳於其初
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古帝王亦然唐明皇
開元天寶治亂可見矣趙鼎曰陛下知此中興之功宜
不難致天下幸甚 乙亥上御射殿賜進士汪洋等二
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時右修職郎黃中對策言陛下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兩宮北狩闕然溫清之奉者十年
于此矣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豈
可多得陛下思念至此豈不為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

思念憂懼之言而未有思念憂懼之誠心也故凡有是誠者必有是事臣不識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邪今天下之弊極矣臣愚以為獨在於陛下安之以誠益之以剛健明詔二三執政大臣思有所矯拂於世俗事事刮剷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宿弊而為之一新其耳目然後治效將有可觀祖宗之烈為可復父兄之恥為可雪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諸已而已臣願陛下以帝王之道為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為可以

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以混一區宇為心使設施注
措莫不當理從諫如轉圜見善如不及純而不已盛德
日進使海內皆有歸往之心然後大舉六師削平蕃偽
所謂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也惟陛下力行之
耳詳定官中書舍人胡寅等定中為首選輔臣奏中係
有官人上問故事如何沈與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
通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畯遂
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二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為

第一同日賜特奏名進士汪喬年以丁二百七十二人
同出身至助教 壬午張浚奏江上諸軍事藝精強非
前日之比趙鼎曰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力上曰此皆
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
浙矣 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
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及進呈上
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內侍設案捧書至御坐前
搢笏展書修撰范冲進讀上起立拱觀禮畢復御座

降迪功郎告身於浙西諸州博糴每道四千緡亦不作
進納與理為官尸仍理選限 己丑敕賜進士及第汪
洋乞避遠祖嫌名上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時
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閱校正上
將親書以賜閱言儒行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
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
不惑於雜上從之 雅州嚴道縣尉謝惇德特改宣教
郎簽書昌州軍事判官以所陳六策議論可采也惇德

六策一曰正國體二曰正身三曰求賢四曰奉天五曰
愛民六曰服夷狄 庚寅上以御書尚書一秩賜趙鼎
翌日鼎奏謝上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言所以賜
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 壬辰詔元符上書邪
說尤甚范柔中等二十七人身亡未任子者並與一子
官趙鼎進呈上曰此乃蔡卞蔡京之罪獻言者有可取
則施行之無可取則容納之如此則上無拒諫之名而
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立為邪等名目其誤太上皇帝皆

此類也 國子監丞張戒面對奏上曰臣幸因輪對輒
撰成書一封宗社大計軍國重事臣靡不盡言願陛下
萬幾之暇留神省覽上曰甚善戒進呈訖奏曰臣所論
事既多必有不合聖心處上曰朕覽天下章奏不如此
朝廷初無拒諫之意人臣進言其可行者行之其不可
行者置之朕未嘗加罪戒曰誠如聖諭人臣進言若皆
合聖心即是陛下所已知者又何用言為上曰不惟已
知已施行不須言若人臣進言必欲合人主之意即是

觀望戒曰陛下明此天下幸甚 乙未趙鼎奏昨日蒙
降出國子監丞張戒所上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敢盡
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對携此書來上幾萬八
千言朕熟覽之其間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之心誠
有可嘉戒自言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方患朕之過失
不得自聞民之疾苦不得上達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豈
罪言者朕意自欲賞之沈與求曰陛下容納忠言如此
何患不聞盡言上曰戒言朕有仁宗皇帝守成之德而

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祖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時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左右朝夕以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誠不及也 丁酉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奏呈歲計上曰今中外小大之臣罕有任責若人人體國以公事同家事何憂不足仍須每事省節積少成多唯瞻軍賞功務在激勸此不可減耳監司守令有不一經意於常賦怠慢尸素者戶部宜糾劾之當議竄責

是月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華旺復光州 冬十月庚子朔詔戶部鏤板下江浙荆湖旱傷州縣奉行寬恤指揮御史劾其違者竄責先是禁屠以禱晴而併及雞鴨右諫議大夫趙霈奏疏稱頌上德中書舍人胡寅讀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敵中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脫或入寇當以雞鴨諫議拒之 壬寅遣中使以所書車攻詩賜輔臣翌日趙鼎奏謝上曰朕觀鴻鴈車攻乃宣王中興之詩今境土未復二聖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

以修政事攘夷狄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乙巳詔廣東鹽以二分即本路通商餘一分官賣充漕計廣東鹽舊從官賣其後許通商於荆南南北及吉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為二十萬緡 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縉請嚴義倉之法以備水旱趙鼎進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今秋成之際民間已闕食恐至來春大饑欲令常平司多方廣糴以備賑濟上曰朕聞江湖歲歉夙夜為憂常平法自

漢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專用義倉賑濟最為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申飭有司稽考之 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湖寇遂自鄂岳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偽境震動上勞浚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趙鼎沈與求曰湖湘既平則川陝血脉通矣他日遂可漸為恢復之圖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

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
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
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為小異以彌
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
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
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
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
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

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攷其心則朋黨之諭可
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
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
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
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
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外而泰
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
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

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馬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篇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乙卯提舉西京崇福宮李綱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相厚善至是數於上前言其忠趙鼎嘗為綱辟客亦為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綱辭上手書敦諭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己任勿

間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 戊午布衣陳得一

造新歷成賜號通微處士 詔川陝類省試第三人例

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人令宣撫司置院差

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也 辛

酉吏部侍郎晏敦復請三公三少三省長官俸給並依

嘉祐祿令修立從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偽

簽軍犯漣水軍遣統制呼延通等引兵擊殪之所脫無

幾上曰中原赤子為豫逼脇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

收拾遺骸埋瘞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

丁卯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初出官人監獄廟理資任若便許用舉主闕陞及年限磨勘不惟僥倖太甚兼恐偷惰苟且習以成性欲乞應初出官監獄廟人年未及格並不理資任選人候釐務書考纔許薦舉釐務實及三考無出身通理四考纔許用舉主闕陞承務郎已上釐務磨勘一依舊法自後未經參選人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宮觀通判請給者更不差監獄廟詔除用恩例

陳乞外更不許差餘依見行條法 是月裕享太廟祖

宗並為一列不敘昭穆 新知普州喻樗上書言蜀之

可憂者四事大畧謂昨者北兵深入和尚原下青泥嶺

薄仙人關賴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尚

原者鳳之東境距寶雞縣纔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

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

所謂仙人關者青之東境距利州纔七驛自利抵劔門

關百里而羸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

敵既到仙人關習知隘險必別生計他日分兵數道並
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山入巴閬
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復以一二千人攻仙
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日者和尚原至仙
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
聞朝廷乎臣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
則措置荆襄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軍拒襄鄧可
以掇援川蜀覆蔽吳會出軍宛洛通車三秦矣 十有

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一留禁中一降
付都督府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勲之人先次給賜以
為執守 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仍立式行下 中書

門下省奏中書舍人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
大畧謂宰相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者
也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窮日之功不得少息皆細故
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望陛下詔宰執大臣選
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法

之所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者六部無得為人申請破壞成法如是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二曰議學校之制大畧謂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失其常產因無常心棄毛錐而說劍上封事而覓官泯泯紛紛儒風掃地謂宜稍增教授員闕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加以歲月必有可觀三曰重縣令之任大畧謂宜籍中外已

為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陞
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
馬屯駐本縣者許之節制其經由者悉用階級則又據
諸路縣分戶口賦入分為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
則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司監司同共辟奏則又用宋
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為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
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為三等縣考課之法曰
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悌俟及

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又命從官各舉二人之能任者刺舉二人之奸賊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實以次施行四曰京官必歷親民大畧謂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及親為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為通判作威勢黷貨賄為民之害無所不至望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為任大畧謂近

歲監司郡守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望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繫堂除者除代一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為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士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恥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六曰除監司迴避戶貫之禁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非良法也夫得賢才所臨本邦知利害

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為
害滋甚矣望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心選授惟務得人
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詔三省措置立法其在內窠闕并
樞密院差除依此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也 辛未
趙鼎奏李大有上書言及機權事上曰此涉兵機不欲
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書獻收河東之策太祖怒甚至
裂其奏及左右既退徐取其奏密授太宗曰他日取河
東出兵運糧當用齊賢策未幾河東平沈幾如此當為

萬世法 宗正寺上仙源慶繫屬籍總要詔丞孫緯進
秩一等諸吏賜帛有差 癸酉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
遣其子來奏邊事先一日玠乞俟防秋畢入對詔答不
許上諭輔臣曰玠比嘗請入覲今又遣其子來奏事可
謂得事君之体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
良可嘉也 詔應守令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
官品高下並令帥司保奏特與賜謚 乙亥和靖處士
尹焞充崇政殿說書令川陝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

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在方冊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繹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廩以好爵列之經闡勉從弓招副朕虛佇進士顏邵特補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上聞真卿之後有居温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輝則真卿十一世孫也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在唐死節

可為得處矣況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與推恩
以為忠義之勸 罷吉州權貨務都茶場 癸未上謂
輔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
人僅給使令然昨日已搜采三十人出之趙鼎曰節省
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 甲申自渡江後宰輔
已減俸三之一至是趙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
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 乙酉起居舍人任申先試
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詞臣進不繇科第林攄顏

岐及申先而已 丙戌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興鳳可以戰守而民未復業墾闢殊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衆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詔邵溥吳玠擇二郡守相度初玠於興元洋鳳成岷五郡治官莊屯田又修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利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為耕則所得數什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 戊子中書舍

人胡寅知邵州初寅既論不當遣使上賜詔書褒諭而尚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說乃遣都督行府准備差使范寧之與問安使何鮮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畧謂庚戌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鈎引敵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詔罪狀劉豫名其為賊今豫豈肯賓吾使人達之於敵哉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

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欵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虜必
重閱惟懼我知之今以敵為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
正而事順他日或有易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使
不絕則敵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
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
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如其艱
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
理不難處也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

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至於何薜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南小郡故有是命 甲午權中書舍人潘良貴繳方州殺人奏案不當上曰殺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法然情有可憫許具奏此祖宗好生之德第恐州縣之吏受賕出入畧加約束可也 詔江南帥憲司覺察漕司及州縣毋得重疊催理旱傷民戶苗米 詔罷催稅戶長復以村疇三

十戶為一甲輪差甲頭一名催稅 江浙荆南福建廣
南路提點坑冶鑄錢趙伯瑜乞減料鑄錢每千重四斤
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時坑冶盡廢伯瑜訪得諸監有
古渣淪浸入地漸生鑛末乃淘掘成銅品合鼓鑄焉
十有二月庚子詔神武係北齊軍號宜以行營護軍為
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
軍劉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吳玠右護軍王彥前護副軍
言者論行在職事官凡有除授畫降指揮日下供職

此適足以長奔競之風除命之出倘未愜於公論則御
史諫官得以言舍人得以繳給事中得以駁與其追寢
於供職之後曷若改正於未行之前伏望特降指揮除
去舊例亦所以訓迪在位勵其風節從之 辛丑趙鼎
等奏應都督府軍馬並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應軍
馬未有不隸三衙者今厘正之甚善他日差出即降指
揮聽其將節制其名既出則軍政漸可復舊 權戶部
侍郎王俟言比年以來官失其守廢法用例其弊滋甚

所以恩歸於下怨集於上人不退聽事益增多伏望明
詔大臣除刑寺斷例合依舊存留照用外其餘委官詳
定附入本例嚴戒有司自今悉遵成憲敢有弗率必罰
毋赦詔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官取索措置條具申尚書
省趙鼎因請委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以中制立
為定法付有司遵守更無所肆其姦矣 乙巳詔以翠
羽為服飾者依銷金罪賞並徒三年賞錢三百千許人
告 丙午劉子羽知鄂州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

張浚既還朝始議大合兵為北討計乃白召子羽令諭指西師故有是命 己酉趙鼎奏謝因足疾蒙賜珍劑

上曰藥所以攻疾疾良已則當却藥或者烹煉金石餌之徒耗真氣非養生之道豈惟治身雖國亦然張浚曰秦以嚴刑峻法治天下而自速其禍此可以為戒 給

事中呂祉言近制行在職事官係朝廷擢用類多疎遠不獲一望清光故特延見訪問所以來賢審官詢事考言惠至溥也然侍從官以言語備顧問朝夕論思出入

獻納乃其職也豈可令與庶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
免輪面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請對勿拘以時勿限以
數從之 辛亥上與趙鼎論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
彼此四方人才宜參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無方豈
限南北 權戶部侍郎王俛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
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謹以臣
愚見畧陳五事一曰處冗食之兵二曰損有餘之祿三
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銷毀之寶五曰修平准之法詔

戶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 甲寅刑部員外郎楊邁知

夔州兼本路安撫使渡江後由朝士出為川陝帥臣者

始此 庚申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上曰祖宗

時三司使如陳恕最為久任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倘能

稱職就加爵秩以褒寵之可也不須數易張浚曰久任

豈獨計臣他官倘有稱職者亦當如此 辛酉起居郎

潘良貴言中臺者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伏

望嚴飭六曹長貳郎官凡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須具

格法是非供報輔臣進呈上曰祖宗以來自格法有
司但能遵守即為稱職格法既定誰復有僥倖之心唯
其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寢廢也可依良貴
所請更切申嚴沈與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徇情
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耶僥倖之門塞則人自
安分天下何患不治 詔敕令所刪定官監登聞檢鼓
院官自今並令轉對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賓侯都督
府出使日隨逐前去江淮措置屯田時張浚再出江上

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趙鼎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能兼領也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為之

丙辰都督府奏以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熊彥詩並往川陝撫諭 戊辰夜雨電

宋史全文卷十九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九下

宋高宗十

丙辰紹興六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在臨安 辛未上以
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
曰朕居煖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灾去
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於溝壑強
悍者流為盜賊朕為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

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
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陛下以多艱之際兩
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繫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
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
而已以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在而不
濟臣願萬幾之暇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
而不能疑則中興之業可建矣 壬申初置行在和劑
局給賣熟藥 甲戌左承奉郎孫道夫為秘書省正字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九中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表謙履勛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欽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九中

宋高宗八

乙卯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上在平江

金人去濠州 丙午詔戶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

漕司增市軍儲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敵人潛師

遁去今已絕淮而此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任撫

存歸業人戶等事上曰劉豫父子強誘敵人擁衆南侵

窺伺江浙其志不淺乃今一夕遁去其所亡失多矣然賊馬方卻而後已能為朕措置如此可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也大臣和於內將相和於外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遁去也 詔諸路州縣係官田舍委

守令出榜召人承買拘催價錢起發 己酉宰相趙鼎奏敵騎遁歸皆自陛下聖畫素定然善後之計當屈羣策願詔前宰執各條其所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上曰朝廷能採衆論則慮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儻有可

采猶當用之況前宰執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
求曰國有大議就問老臣乃祖宗故事於是賜詔書訪
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令悉條上
焉 庚戌趙鼎曰祖宗差役本是良法王安石但見差
衙前一事州縣奉行失當變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擾
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學商鞅昔自安石變法天下紛然
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 淮西宣撫司統
制官王進薄金人于淮降其將程師回張延壽而還

辛亥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究要湏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無患不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宰相為陛下分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 淮東宣撫司統制官崔德明敗敵於盱眙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丙辰上謂趙鼎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均一或有官非其所當罷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專待臺諫 丁巳詔江北賊馬已退應

大臣及侍從職事官各條具利害聞奏 詔權貨務每日入納錢以其半支給見錢關子 戊午輔臣進呈曲赦淮南事目上曰敵雖退遁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示兼愛并容之意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赦又不可夸大第使實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上又曰敵已退遁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摹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

聖諭事所可為者當謹以次條畫奏稟

龜鑑曰聖明天子立志英明每念復讐未嘗不有此一洗之意考之國史聖心可見初年與輔臣論恢復之由首論周宣復古之詩次論漢光武尋邑昆陽之勝又其次論唐肅宗興復王室之盛可謂志於規恢矣又嘗語宰執曰今當漸圖恢復乘時大作規模朕安能鬱鬱久居此又謂宰執曰今已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事朕當親率諸軍分頭迎敵若依前遠避何以立國不曰修車馬脩器械外攘夷狄之節更須講求則曰訓卒繕甲極力措置今冬虜來似有可勝之理書車攻詩羊祐傳造盾琴樣以示武備作金銀椀以旌射士教習舟師修復馬政措置屯田精擇間諜其志蓋未嘗不在鉅鹿也

庚申詔諸州禁卒日教射藝守臣旬按仍令憲臣躬親

按賞以備朝廷抽取拍試士兵射士亦令教習歲終比較粗精以聞 辛酉詔故殿中侍御史馬伸頃因言事死於貶所忠直之操念之爽然可特贈左諫議大夫依所賜官與合得致饋遺表恩澤令諸路州軍尋訪家屬以聞伸既以斥死會趙鼎入相上記其忠乃有是命 壬戌張浚奏臣頃者出使川陝橫遭誣謗蒙陛下特降宸翰辨明之使臣一旦昭雪死無所畏上曰朕方屬卿中原之事不可輒以曩日誣謗過自畏縮況毀譽之求

當考其實齊威公所以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毀譽不公自古所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況於毀乎浚曰陛下於毀譽之際曲留聖意如此羣臣之幸上曰使其人誠非才則言者不可謂之毀也在於考其實而已 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少保克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計入覲世忠奏敵騎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

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
上以諭輔臣趙鼎等贊上誠得馭將之道

臣留正等曰漢高祖收天下豪傑願指氣使如驅犀
羊權畧固高遠矣韓信假王不因躡足以止其怒幾
敗乃事大抵以術數御物者以技有時而窮也太上
皇帝駕馭諸將出於誠信雖辭色閒暇而披靡震驚
不敢桀黠者專以君臣分義折伏其心故也劉光世
不欲受杜充節制上怒曰豈容跋扈如此遣使諭旨
即奉詔過江復以銀合茶藥賜之張浚入對論及劉
光世解罷軍政有登仙之歎上曰卿初見朕時何官
曰修武郎上曰是時家質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
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邪曰皆陛
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効而有美於光世何
耶浚皇恐流涕誓以死報恩嗚呼神機妙略動於事

會與夫游雲夢以縛信踞
林洗以召布孰為得休乎

上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
尼雅滿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 癸亥起復江南東路
淮南西路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克淮南西路宣撫使
置司太平州浙西江東宣撫使張浚開府儀同三司江
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 甲子淮西統制官酈瓊
拔光州執偽知州許約遂復光州 戊辰上謂大臣曰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嘉其却敵之功錫賚

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皆拜賜涕泣願身
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趙鼎曰此社稷之幸也已已
罷試教官法其諸州學官並從朝廷選差自元豐間始
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謂欲為人師而先納所業求有司
以幸中程度又校計格法以爭得之甚非建學校立學
官之本意故罷 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入辭尚書
右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張浚參知政事沈與求僉書
樞密院事胡松年侍上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人南侵

諸名帥皆在其中蓋有侵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卒伐奸謀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朕心慊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敵程師回言逆臣劉豫給敵人云光世世忠比失驩敵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少嫵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小嫵何足校今日朕為分之宜釋前憾結驩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曰臣等

頃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皇懼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上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

龜鑑曰以結友之事諭世忠而世忠即負荆以謝光世以滅怨之說勉光世而光世先致意以約張韓此得協和之道也

是月金主晟卒立亶為嗣 二月丙子詔布衣陳得一就秘書省別造新厯令少監朱震監視又詔川陝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厯數人將所降厯日委官監視參攷

有無差錯申尚書省 丁丑上御舟發平江府 戊寅

命祠部員外郎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海道至臨安府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留守孟庾率京官小使臣以

上迎于五里外上乘輦還行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

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乏患於無

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

蕪租賦不加饒而日以朘耗蓋緣民以力田為苦而游

手者軍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強悍者盜賊死之一

人耕百人食本先瘁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更易
利源不講權柄下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茶鹽利
源也而堂吏私之銅鐵利源也而工賈擅之常平利源
也而憲司忽之今欲理財宜三司精擇使副或以戶部
官吏依倣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
節次及經理則財用沛然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具
申尚書省 丙戌右僕射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
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都督諸路軍馬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
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人材專付於鼎矣

喻樛曰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樛獨以謂
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之說
一般詰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秦道長若同相
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
者自相戾也已而
其事亦果如此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知温州范
宗尹復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復資政殿
大學士始用明堂恩也 神武後軍統制岳飛為荊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將所部平湖賊楊么賜錢十萬
緡帛五千匹為犒軍之費 丁亥趙鼎張浚告謝命坐
賜茶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為言上首肯曰官中見養藝
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復奏王者
以百姓為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
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
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為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

隆強虜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
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
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
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
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
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
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
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

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
虛美邀虛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
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
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
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
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
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耻此小人也臣
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槩見矣小

人在位則同於已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已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私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情狀又何隱焉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復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許辭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豈獨

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已成已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孟實蹈楊墨可與論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則仕行顧於言通經為儒者之宗論事識治道之体頃從時望召寘瑣闈方嘉便於咨詢顧何嫌於封駁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力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已零陵雖小有社有民竹馬懽迎相望數舍往讀中興之頌無忘平日之言 統制關外軍馬吳璘同統制楊政復秦州金薩里罕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己丑

詔臨安府修蓋瓦屋十間權充太廟侍御史張致遠言
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京都雖未復而廟社僅存萬
一四方傳播以為朝廷新建太廟茲焉定都人人解軀
難以家至戶曉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奏
人言籍籍謂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
安府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後二日有詔梁汝
嘉隨宜修葺俟移蹕日復充本府使用 壬辰詔張浚
暫往江上措置邊防 左司諫趙霈言安危治亂之幾

相為倚伏臣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
治安可保恢復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廣遠圖知晏
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愷樂不可極
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驚則備禦
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理財之道其可忘
乎詔需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
尚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入

龜鑑曰善乎趙需之言曰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
無忘扈衛時此與馮異之勉光武者何異異時吳芾

亦曰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為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為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已引對必令盡言此與陸贄之告德宗者又何以異君臣上下警戒如此虜其可謂中國無備乎

丙午詔遣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閩廣諸路體訪捕盜

是日雷聲初發 戊戌宋錢孫以扈從恩特轉一官

殿中侍御史張絢言錢孫特於遙郡上轉行超躡衆人數等彼身冒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豈免別生僥覬望速賜改正仍乞今後不許閣門以私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亦不得妄有僥求上曰

絢所論極當可亟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
舊輒僥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今後有如此者可令臺
諫論列 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編
類職事官條具利害章疏進上用直史館范冲之請也

辛丑尚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冲直史館
於臣為外姻願以授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廢祖宗故事
況史館非朝廷政令之地可無辭前二日冲以史事入
對奏疏曰臣竊惟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

復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據史館所用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從簡便臣追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字係刪去墨字係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貼今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其考異五卷乞付史館更憑衆議刊定修立從之 詔劉光世妾許氏甯氏吳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中興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才雖不當以鄉閭親舊為嫌更宜廣訪寒畯上曰朕亦面諭絢苟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大臣以國家為心則所用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趙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國臣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立國規模則不敢不為久遠計 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薨于閬州 偽齊將商元襲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被擒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汙逆賊耶遂遇害 閏二月乙巳朔宗

正少卿直史館范仲秘書少監朱震並兼侍講 是日
雨電 丁未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
既行邊而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政事
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諸坐右一一奏
稟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
除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
所擢用去賊吏進正人時號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
鼎嘗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

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呼
彥節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
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
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知宣州免謝辭 參知政事

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新知湖州李光言明越之境
地濱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灌
溉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每旱則放湖水溉
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灾凶荒之歲也本朝

慶厯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為田者宣和以來創為應奉
始廢湖為田自是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
論茲害蒙朝旨先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廢置利害遂蒙
獨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
湖等處其類尚多州縣官往往利為圭田頑猾之民侵
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伏望聖慈專委漕臣
考究漢唐之遺利檢舉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
廢罷其諸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各有未盡利害

望因此東作之時遍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尚書省 己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侍御史張絢奏也絢言國朝有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治平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蘇轍又倣其法作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故有是旨其後

戶部第具去歲收支數以聞而已 辛亥詔權於濠州
等處置市易務以通商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 命
三衙兩浙江湖閩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廂禁軍 壬
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温州奉迎太廟神主事上曰朕以
宗廟在遠心嘗慊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
禮 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權樞密院事
輔臣進呈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參知政事並兼權
樞密院矣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為使

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為二途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西用兵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後卒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議論豈有惟陛二三大臣不與聞者手詔曰朕

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間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聳然聽服朕甚惡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狃于故常勿牽于私昵重以累國 侍御史張志遠乞以安發欺庇為有司殿最若一縣被按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按於臺諫則罪一路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亟褒寵之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 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禁囚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 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

鹽司內無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領 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以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賃之直從之 丁巳福建路轉運司官鄭士彥言坑冶盡廢物料貴踴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舊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百十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從之 川陝宣撫司將官牛皓與金

人過于瓦吾谷死之承信郎高萬戶部將任安隊官秦元
薛琪張亨皆死於陣敵顧萬戶曰真健兒也 丙寅殿

中侍御史張絢乞於經筵讀三朝寶訓上曰可從其請

詔江東浙西路各造九車戰船十二艘浙東造十三
車戰船八艘時王瓊自京湖得二巨艦以歸故命倣其
制為之 丁卯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戶部尚書章誼
可專切措置財用兼參知政事孟庾提領資政殿大學
士秦檜言金人便於弓矢乞多造強弩神臂弓以備攻

討上曰檜雖在宮祠不忘朝廷 右司諫趙霈言今天
下之弊正患縣令之非其人願罷去注授格法盡歸堂
除上曰比已降詔慎擇監司郡守然縣令於民尤親亦
宜遴選趙鼎曰莫若令監司郡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
擢用其尤無良重寘之法或足以示勸懲 王瓊提舉
江州太平觀初瓊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志遠殿中侍
御史張絢右司諫趙霈論奏其罪瓊聞亦奏辭新命乞
在外宮觀 戊辰敕令所刪定官金安節入對安節上

三事其一請專任理財之臣其二論行在職事官堂除猥冗其三論士風不競不卹國事自為身謀乃取其第一奏行下 詔江浙湖廣福建等路各置路分總管一員於帥府駐劄 已已參知政事孟庚言准敕差提領措置財用令乞以總制司為名專察内外官司隱漏違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得旨關申尚書省仍鑄印以賜諸路係省錢出入舊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計

支用庾請增十錢又請收耆戶長顧錢抵當四分息錢
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
息等錢又收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
又收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又收常平司五分
頭子錢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
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大凡
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四百八十餘萬緡四
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左承議郎顏為追毀出身

以來告敕除名勒停展三期敘坐前守嚴州犯自盜贓當徒六年也 經筵開講自上視師暫輟讀講至是復之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范溫帶來京東民兵比效用請給春秋特支衣絹一疋昨日中軍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疋賜之趙鼎等曰陛下內帑縑帛之數非承平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勸將士而已 詔六院官左藏庫監官並依舊堂除 詔右承奉郎徐度

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瑄左朝散郎錢葉
新授太常博士張官並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浙東提
舉汪愷左承議郎通判潭州王崇並與陞擢差遣自詔
復十科薦士而汪藻薦度及崇葉夢得薦愷及度葛勝
仲薦瑄官崇沈與求薦葉胡交修薦愷故有是命中興
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 真陽縣觀音山盜起攻
剽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譚氏被執盜欲妻之譚諾
之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為齏粉我良家女何

肯為汝婦盜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為所殺
三月甲戌朔詔諸路監司帥守條其被受專法來上
用太府寺丞王良臣請也 丁丑詔侍講朱震范冲專
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唐煇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文修
讀三朝寶訓上雅好左氏春秋故擇儒臣講之 詔職
事官監察御史至侍從并館職正字已上及在外侍從
官監司帥守各舉所知充監司守令限半月具奏用侍
御史張致遠請也 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勘

合錢卽所謂鈔旁定帖錢者 辛巳詔客販淮浙鹽至
荊湖州軍如願般販往襄陽府路者聽從便京西舊東
北鹽地分至是始通焉 甲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
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上賜手劄曰昨因敵退議者以
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請以身任其責朕甚嘉
之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
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
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妝而恥之軍壘既成世

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鎮 觀文殿大學士
李綱進省記到建炎時政記二冊上謂大臣曰朕已看
過皆是實事綱近日論事非往時之比趙鼎曰綱才氣
過人但自辟屬官多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 辛
卯中書門下後省奏上殿臣僚有親聞聖語者乞依慶
歷七年詔旨備錄關修注官如循習故例隱匿不報以
違制論 壬辰左奉議郎李椿年入對上問以民間利
害椿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財用非不足而州縣每每

不治者在不得人耳若於二稅稍加措置不至失陷用度自足若轉運司更將常賦隨時轉易通一路之有無財不可勝用也上曰今日監司郡守不相協濟朕在河朔親所備見監司所至不恤州郡有無盡行剗刷州郡往往藏錢不令監司知椿年奏曰誠如聖訓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晴孟庾沈與求曰以天氣久寒蠶損甚衆上曰朕見今禁中養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於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

詳元符間因改山水 丁酉復移浙西安撫司於臨安

府以駐蹕之地理宜增重事權故也 戊戌詔道州丁

米依舊於田畝上均數用本州請也 庚子罷饒州學

生監鄱陽也高寒非馬所宜自置監至今所蓄牝牡馬

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

而已其芻粟又皆賦於民人不以為便故罷之 兵部

侍郎王居正獻辯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

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為獻上許之

居正乃釐為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境互說反覆皆違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抵牾詔送祕書省崇文觀王安石學益盛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凡案居正獨非之至是因事請對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

不識聖心灼見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
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
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原誠如聖
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為上陳安石
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
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語繫於
辯學書首上之 辛丑都督行府言知泰州邵彪具到
營田利害勘會所陳委可施行合關送尚書省指揮從

之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見其所關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皆不樂宰相趙鼎不較人以為難

癸卯移鎮江推貨務都茶場于真州 初詔問宰相執戰

守方略呂頤浩上十事一論不用兵則中原不可復二論金將志驕意滿此將亡之兆三論用兵當用夏月四論分道進兵宜以五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上為援不可深入惟勅大將不得殺掠至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海道二萬

人日食米四百石合於四明支一月糧計一萬二千石
附海船以去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河上軍糧由淮可運
此皆不患惟趨汴京之師合齋十日糧至南京則糧可
以因矣六論發兵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淮南通泰
鹽歲一千四五百萬貫而二浙止七八百萬通泰倍於
二浙尤宜選能吏為守八論機不可失兵屢得捷如吳
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
關去歲賊犯淮甸亦無所得而遁若不發兵終無息肩

之期矣臣考宣和間戶部月支纔九十萬而近年月支百一十萬夫養兵二十萬不北向以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以堪九論海船以閩為上廣次之溫明又次之今天以此利賜我宜用之以擾登萊南風而往北風而歸虜雖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今前宰執六人議必不一是非可否在陛下獨斷而已 朱勝非言自陛下議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內外勁兵三十餘萬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上四事一曰進討僭偽二曰守禦江

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敵情以為陛下勿謂
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偽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
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腥
羶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
未振尚使狂寇得以僭窺為可虞則中興之功可指日
而俟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藩籬當於淮
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
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淮東路則以江東路

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
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
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當路大帥謂如淮東西
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西路荆襄則當責以收復
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若夫
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鑿輿未復舊都莫
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
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推關中為上襄陽次之

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又曰陛下憂勤至矣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則羣臣誤陛下也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終累年以來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犯而尚未

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益艱
國勢益弱職此之田大運有開天啟宸衷超然遠覽悟
前日和議之失而躬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
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
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
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既可觀
矣臣願陛下反前日之所為勿復為退避之計姑罷遣
和之使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

各以次第修舉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
為方議大舉則雖兵未交而勝負之勢以決矣抑臣聞
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
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
有強盛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
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
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
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

用命雖有黠寇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
間耳具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大畧謂今選於衆以
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願陛下待以
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二
曰公選人材大畧謂陛下臨御已來用人材多矣世之
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蓋自昔
抱不羣之材者常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黠闇或指
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

不可則止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夫人
主豈能常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用人以興邦者
愛憎出於私情用人必由於公道故也陛下誠能推至
公之道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三曰變革
士風大畧謂近年士風尤薄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
事實惟欲傷人大罵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翕訛成風此
非朝廷之福也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故許之以
風聞至於大故須當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不

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正刑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西事浚以忠許國雖失機會不為無過而言者繩以大惡賴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為之辨得以洗濯不然何以雪哉願陛下降詔戒士大夫使体德意務從忠厚則中興之業不難致矣四曰愛惜日力大畧謂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軍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敵人之所

陵侮願詔大臣熟議所以為規模者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五曰務盡人事大畧謂天人之道其實一
致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可
乎願與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六曰寅畏
天戒大畧謂比年以來天屢譴告願陛下以至誠之意
正厥事以應之疏累數千言時秦檜汪伯彥李柄顏岐
王絢韓肖胄皆應詔上對惟綱議剴切的當 知福州
張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

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為措置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
其二措置糧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
而以餘軍分措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
軍駐于岳鄂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
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
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
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
之權日重而為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

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
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綦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
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
何謂措置糧食諸軍既以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
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今宜舉
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
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
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既無之絕之患然

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
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陞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
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復業之漸矣如是措
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
尾相應綏懷之畧亦在是矣然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
修德而外修政耳所謂修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
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
者無不去也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權

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持
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何患夷狄之不服在陛下
果斷而力行之 翟汝文言朝廷無遠畧無定論無腹
心謀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建炎俶擾今年
矣天下日苦於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初
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
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衆同喜
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不識也臣願擇大臣有深謀

者任之責其恢復拔用能將必以尅敵合天下之英傑
相與謨議立國之綱紀規模先定然後可為也 胡安

國時在湖南聞有是詔以書與其子起居郎寅曰此詔
問舊宰執即是國論未定正要博謀此機會不可失若
贊得歸是其績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時政論二十篇雖
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此也 夏四月甲辰
朔監察御史田如鼇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如鼇嘗上書
排抵大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輔臣入對上因曰

臺臣耳目之官朕未嘗不慎此選然必試之六察度其
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與求曰臺臣與朝廷分持紀綱
要須得沉厚練達之人則論事不苟上用沉厚練達
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為一家不分而為二若朝
廷所行臺諫輒詆之臺諫所論朝廷輒沮之則事何由
濟翌日如鼇遂罷郎官之命 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
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
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今纂修春秋傳

俟進書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詔進士王九齡
召赴行在令閣門引見上殿九齡博極羣書卓越有大
志會日食求言九齡上書論役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
已見於今日中書門下省奏江浙汭襲舊例差保正長
催科等事致有破產失業流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雖
多惟九齡建陳曲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
命九齡入見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
賦稅五課農桑上再三稱善趙鼎讀九齡奏疏謂同列

曰王君論事盡天下之利害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為
太平州當塗縣主簿 丙午右承奉郎黃大本貸死杖
脊刺配南雄州牢城收管大本為貴池丞坐贓抵罪故
有是命既而監文思院于淙南恩州司戶莫害章皆以
賄敗遂斷配焉 丁未召荆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於
是諸鎮撫使並罪矣 戊申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溫州
至行在 己酉宗正少卿兼侍講范冲轉對言仁宗皇
帝建邇英閣嘗命儒臣蔡襄等寫尚書無逸篇并孝經

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為二圖列於左右元祐初
臣父祖禹為侍講奏乞檢尋二圖如仁宗故事哲宗皇
帝從之願陛下圖書無逸篇為二圖置於講殿之壁上
納其言遂書為二圖不崇朝而畢翌日以諭輔臣沈與
求曰願陛下以是圖為元龜夙夜自儆則恢復之期可
卜矣 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昌縣令
臧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污不法乞行勒
沮御批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趙鼎等曰

兩縣士民近經都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實上曰絢所奏亦因兩縣士民經御史臺投狀故有此請朕思毀譽固未可知且令監司核實然後行賞罰未為晚也 己未

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也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價償值上聞之故有是詔 辛酉新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錢棻臨安府府學教授周葵並為監察御史
先是沈與求薦棻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故二人並命

甲子太上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年五十四兵部侍郎
司馬朴與通問副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密議舉哀制
服弁欲先請朴曰吾儕為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
又何請設不見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
而弗問 詔諸路營田司官給種糧者每一耕牛歲課
毋得過十碩民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稅賦外毋得抑

令耕種營田時言者以為解潛在荆南民有耕牛官為給種納課或十餘碩而租稅差科仍舊是致百姓流移田業荒蕪故條約焉 丙寅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益

夏朝獻之禮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

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有本原行無玷缺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其所撰述皆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制三經義辯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謚曰文靖 五

月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祕面對上曰自令臣僚轉對甚

有所輔由此擢用者亦多縱有不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敢論事 辛巳輔臣奏事趙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授為節度使封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臣退而與孟庾沈與求商量皆仰贊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日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擇上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之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難也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皇帝故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

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
跂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行
下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庾曰
陛下念藝祖開創之艱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
也初張浚之未出使也上嘗以語鼎浚庾與求曰此子
天資特異在宮中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彊
記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至
是書院成上曰只以書院便為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

臣為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 給事中廖綱言今諸將之兵被於江淮不知幾萬數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救此患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於淮南今閱數秋未聞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乃獻唐郭子儀漢力田科蜀諸葛亮事為屯田三說上之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 癸未詔江浙四路兵造五車十槩小船三十言者以為緩急過敵須用輕捷小船相參乃復為之 甲申上諭輔臣曰昨路

允迪奏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冗宜遭變
故今行在人才皆可觀趙鼎曰陛下以人才為意中興
可復天下幸甚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士卒五十
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殿中侍御史張絢遇諸
塗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宮菲食焦
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奈何軍中不能上體聖意
乃敢公然運石以為酒肆遊觀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
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衆目所觀傳播四方亦非美

事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株竹栽街市
貨賣若不嚴加止絕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體問今
日運石因依重加行造仍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
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至戶曉而侈泰之
俗一變而為樸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
乙酉祕書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
歲久銷減乞令州郡募東南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盜
賊萬一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調發上曰朕自知南兵可

用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浚軍中往往率先犯陣其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進退之易實害治體國朝自祖宗體貌大臣陛下即位以來恩意尤篤上曰祖宗體貌大臣恩意甚厚與庶寮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如鄭文公雖一國之君進臣不以禮退不以道為詩人所譏彌正又陳古者創業中興之主必有謀臣任專責重憂勤逸樂與之終始今人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捨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

腹心以任之則事功可見就緒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
之臣孰與議謀 丙戌新除幹辦諸司審計司李椿年
再得召見論今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銓選之弊員
多闕少二曰食貨之弊錢輕物重三曰所司之弊吏強
官弱又口奏度牒事以為今一歲所鬻不下萬數是歲
失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也上首肯
之乃下其章命吏戶部同措置 詔中書舍人胡寅論
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降詔獎

諭時既用尚書右僕射張浚議遣問安使何蘄入雲中
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刳質二帝塗炭
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
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譎張為幻遣使
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切爵
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虧喪多矣
所幸陛下智勇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
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圖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

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今乃蹈庸臣之轍踐已失
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
辭臣切為陛下勿取也或謂不少有賤屈其如二帝何
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
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
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
講和而能息外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
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

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于章奏傳播遠近
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
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刳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
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
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陛下可
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苟惟不然以中國萬乘之
尊而稱臣於仇敵則宰輔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
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願陛下面

相結約軟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陛下試加採擇
或合聖意即以此讎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
奉使之命疏奏上嘉納命宰相趙鼎召至都堂諭旨仍
賜詔獎諭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
違正論拂公心以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以敗世
已陵遲然後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
得志託大有為之說大有為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
美哉當時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

之為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為者乃所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神祖照之於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事之說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當遵元祐蔡京名之為謗訕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謂謗訕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

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立人無兩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真入寇以來和戰兩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外裔之不可與和亦易見也和和議之說不息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實懷二心以國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為之論

蔡京繼志述事之說而尊王庇民疾讐殄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為然陳瓘不以蔡京為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監觀前事識者憂之尚賴陛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偽於和議輩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數敵過失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真尚肯通使適覩何蘓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係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曲賜褒諭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

雪恥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駸駸北向以
為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
福豈獨微臣忝切恩詔以為今日美談而已 戶部奏
諸路殘破州縣守令勸民墾田及拋荒殿最格其法墾
田增及一分郡守陞三季名次累及九分遷一官虧及
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鐫一官縣令差減之縣具墾闢
實數月申州州季申監司增虧十分者取旨賞罰 已
丑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孟庚進知樞密事 庚寅趙

鼎奏事因言李沆作相時每奏祥瑞須雜以水旱螟蝗
文字進呈憂國愛民之心如此上曰王旦賢相也東封
時都無一言如天書降殆難考驗但朝廷內外得人四
民安業則為上瑞 辛卯嚴州壽昌縣令臧梓特改合
入官令再任以兩浙轉運奏其治狀有實也上曰若得
賢令尹如此一方皆受惠趙鼎曰一縣生靈十萬縣令
得人則人人安業上曰然朕區擇監司守令政欲安百
姓也 辛酉尚書右僕射張浚提舉詳定一司救令參

知政事沈與求同提舉初置提舉官也 中書舍人胡
寅言兵興以來衣冠轉徙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
置添差之闕廣官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
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藉則乞叙雪已
得叙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
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任已在見
任則乞超擢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伏見舊法已有差遣
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

綱紀也伏望明詔宰執舉行成憲從之寅又言近來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玩人喪德之失詔以付中書後省 戊戌岳飛至鼎州之城外先遣兵馬鈴轄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楊太黨謀殺太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 己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資善堂

贊讀上親筆付出制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選於屬籍
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官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傳宜有端
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時張浚在
潭州聞建國公當就傅亦薦冲震可備訓導朝論以二
人為極天下之選或謂浚繇此與鼎始有隙 詔以盛
暑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慮囚前二日進呈行在疎決
上問外路如何趙鼎曰臣記每年夏熟時令提舉司催
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行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

當行之諸路令無淹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
自是遂為永制 庚子知虔州韓昭奏周十隆已就招
六月癸卯朔趙鼎言資善堂極褊隘恐方暑不便上
曰粗令修葺可也朕常以營造為戒居處不敢求安前
日孫近乞罷修學士院然上漏下濕若不畧與修葺非
朕待遇儒臣之意 甲辰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
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
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岳飛至潭州出圖示

攻討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俟
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請
浚曲留以俟浚然之飛以統制任士安為賊餌賊併力
拒之凡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衆殆盡乘其
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楊太恃以為強
飛厚待之賊愈喪氣 乙巳名新歷曰統元 丙午上
諭輔臣曰近令諸郡以箭鏃改造甲葉恐再於民間科
歎密院只今行下令只於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

鼎曰陛下恤民如此臣等敢不奉承聖意 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面對乞重縣令之選其言曰今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效臣承乏郎曹求為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縣令漢明帝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受人受其殃蓋非以郎

官為重重其出宰百里也 己酉上謂輔臣曰朕以南
班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貧窶者昨日出內帑錢每人賜
二百千今宗正丞沈禹卿散給尚有親賢宅近屬已取
會人數別行給賜趙鼎曰今宗室凋零無幾陛下敦睦
如此盛德事也 建國公初出資善堂上命見翊善范
冲贊讀朱震皆設拜趙鼎等得旨依故事謁見冲等每
因箋奏導國公以仁義之言輒標軸藏之時一展玩國
公嘗得李公麟所畫孝經圖冲書其後略曰孝者自然

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
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
苟動必依乎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成是謂純孝不然無以立身
矣豈不見夫諸侯車服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
以幼學之年享寵祿之厚蓋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
冲以諸侯之事為獻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周之諸侯其入而居于王所則皆謂之卿士故冲又欲

以卿大夫之事為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其勉
之 辛亥趙鼎進呈以旱乞分命侍從官等徧走羣祀
祈雨事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鼎等
曰近日蠲除翎毛箭鏃及官舟運糧等事皆是仰承聖
意以寬民力沈與求曰雲漢之詩雖上下奠瘞靡神不
宗不廢禱祈之事要之以側身修行為本陛下勤恤民
隱如此宜蒙佳應 癸丑手詔訪聞諸路久愆雨澤絲
朕不德致斯亢旱雖恐懼修省思所以答謹戒弭天灾

尚慮州縣違戾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除稅租和預
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干科敷催驅等事日下並罷
荆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楊太赴水死餘黨相繼
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固守寨三面臨
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
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
木放之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草木為瓦石所壓一
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湖寇悉平

龜鑑曰竹箴之題卒誤鍾相相既擒矣么猶相也然而昌寓致討而不能平王瓌招安而不能伏及張浚至醴陵召間謀之囚釋其縛而縱之歸使諭寇於是么之將楊欽降卒有膽喪之嘆岳飛至鼎城取偏裨之慢令者鞭之以折其氣吏為虜餌於是么斃而誠擒果應飛來之誠此平楊么之功烈也

大事記曰嘗謂宣王中興平外夷耳光武中興平內寇耳而高宗欲攘夷則內寇轉迫欲除盜則外戎復張然而降張遇等殺杜用丁順等則有王淵擊李昱平趙方則有劉光世却丁進則有守臣康允之破戚方則有守臣周杞誅葉懷討李成則有張俊平范汝為平曹成則有韓世忠而楊么據上流僭號紀年尤為心腹之害岳飛一至八日而應飛來之讖湖寇盡平而外寇始息矣使當時諸盜不作諸臣得以併力中原豈不足以建立事功哉

甲寅尚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庾參知政事沈
與求奏自五月丙子不雨今越四旬叨冒近司輔政無
狀致此譴戒伏乞特降威命正臣等之罪早賜黜責詔
答曰旱暵逾時甘澤未應乃朕菲德非卿等咎各安厥
位無得再請 丁巳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言伏
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
規矩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夫之
所矜式臣無能彷彿舉以代臣允愜公議詔川陝宣撫

司以禮津遣赴行在煇程頤高弟也頤死聚徒洛中非
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尊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于
淵聖方召至闕將命之官力辭而去建炎兵亂鎮撫使
翟興辟之不能致紹興中避難長安偽帥趙彬以劉豫
命玉帛招之煇却帶奔蜀居于涪州上聞其賢故召

湖寇既平張浚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命岳飛
進軍屯荆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時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

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已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 戊午詔福建歲貢龍鳳團及京挺茶並權減半 罷湖州歲貢花蕉布 癸亥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上曰朕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為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饑民貧起而為盜朝廷不免遣兵討定殘殺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 甲子詔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說并自出

已意文理優長並為合格令試院榜諭 乙且張浚奏
湖寇盡靜上手書賜浚曰非卿孜孜為國不憚勤勞誰
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萬口一辭以謂上流既定則川
陝荆襄形勢連接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
乎 戊辰命翰林學士孫近知貢舉給事中廖剛中書
舍人劉大中同知貢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
祉殿中侍御史張絢等六人為參詳官祕書省正字李
彌正等二十二人為點檢試卷官太常少卿陳桷為別

試所考試官司勲員外郎林季仲等四人為點檢試卷
官自後率如此例 詔諸路監司州縣非奉朝旨假作
軍需名色之類科須者並罷 秘書丞環中知臨江軍
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魯而後周上曰士
大夫著述訛舛容有之中為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
可寘之三館 庚午權鄂州江夏縣呂大周特改合入
官時湖北提刑司奏大周任內招復增戶二千八百七
故優賞之 辛未皇叔蘄州防禦使士瑀為泉州觀察

使 是月汴京地震 秋七月壬申朔饒州進士朱嘉
積言子召虎十歲能誦經史兵書步射乞批試詔賜帛
二十匹罷歸 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是歲五享如常
禮 詔諸路監司帥守按試武士所能具職位姓名來
上用李光請也 己卯知樞密院事孟庾知紹興府庾
以行府關三省樞密院事積不平因稱疾求去 參知
政事沈與求權樞密院事兼權措置財用 庚辰內侍
盧公裔言見係致仕在蜀中乞赴行在上曰此人極不

平穩不若與在外宮觀況朕宮中小黃門數十輩備掃
除趨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
之禍及近時之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趙鼎等曰漢唐
宦官傳有可鑒誠上曰仇士良勸後輩戒人主不近儒
生不觀書可以鑒也 壬午賜觀文殿大學士李綱親

筆詔書獎諭綱應詔陳三策又上六條故有是賜 癸
未知南劍州沙縣丞陳沃新婺州教授富元衡並充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渡江後廢趙鼎

始創復之二員居行在二員居會稽自是為例 丙戌
知宣州趙不羣陞直龍圖閣再任上曰不羣為郡有稱
首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當寵旌之以為四方之勸
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擾之使然
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為盜乎朕夙夜以此為懷卿等
復留意謹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業之意 癸巳
知滁州何洋條上屯田利害上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
朕為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恐

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量給官錢賑助之
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為朝夕計今使就耕之民盡蠲租
賦更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往往耕闢已多縱
便恢復亦為朝廷之利上曰然 乙未上曰內諸司轉
官出職祖宗皆有格法朕遵守之甚嚴但付之有司依
法施行 八月甲辰詔增館職為十八員時言者論唐
太宗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
後皆為名臣祖宗闢三館以儲養人材蓋本於此今國

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乏財之歎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乞如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為額故有是旨 禮部貢院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博學宏詞科新敕令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教授石延慶二人 丁未宰相趙鼎乞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新僉書廣德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贓汙狼藉與判官趙不愚共為姦利表裏相濟詔浙西憲司劾治其日癸

卯鼎嘗以京秩薦此二人故乞解機務是日祖信方候對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可以薦二士之失而罷宰相

己酉趙鼎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得罪書名黨藉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溫門人也詔贈祕閣修撰官其家一人丁巳詔福建收買末茶指揮勿行 己未詔御筆比

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詆誣宣仁聖烈

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自朕纂服是用疾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諛慝未彰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丁卯故特進申國公章惇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卞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職任用己未詔書也

史臣曰理能正於人之心而治不足以達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為之也必有害常醜正者取三綱九法汨陳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人心之不泯者猶在也舉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固先之矣紹聖二姦為國產亂以絕天之理其忍哉高宗誅姦於既死其得擬亂世反之正乎

是月偽齊陷光州

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漕司

雜稅及常平增收頭子錢鈔旁勘合錢者戶長雇錢常

平一分寬剩錢正稅零畸剩數等並罷以久旱用都省

請也

壬申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按屬郡守趙丞之

不法趙鼎曰溥在蜀中極振職上曰人情多銳於其初
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古帝王亦然唐明皇
開元天寶治亂可見矣趙鼎曰陛下知此中興之功宜
不難致天下幸甚 乙亥上御射殿賜進士汪洋等二
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時右修職郎黃中對策言陛下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兩宮北狩闕然溫清之奉者十年
于此矣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豈
可多得陛下思念至此豈不為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

思念憂懼之言而未有思念憂懼之誠心也故凡有是誠者必有是事臣不識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邪今天下之弊極矣臣愚以為獨在於陛下安之以誠益之以剛健明詔二三執政大臣思有所矯拂於世俗事事刮剷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宿弊而為之一新其耳目然後治效將有可觀祖宗之烈為可復父兄之恥為可雪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諸已而已臣願陛下以帝王之道為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為可以

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以混一區字為心使設施注
措莫不當理從諫如轉圜見善如不及純而不已盛德
日進使海內皆有歸往之心然後大舉六師削平蕃偽
所謂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也惟陛下力行之
耳詳定官中書舍人胡寅等定中為首選輔臣奏中係
有官人上問故事如何沈與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
通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畯遂
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二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為

第一同日賜特奏名進士汪喬年以丁二百七十二人
同出身至助教 壬午張浚奏江上諸軍事藝精強非
前日之比趙鼎曰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力上曰此皆
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
浙矣 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
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及進呈上
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內侍設案捧書至御坐前
搢笏展書修撰范冲進讀上起立拱觀禮畢復御座

降迪功郎告身於浙西諸州博糴每道四千緡亦不作
進納與理為官尸仍理選限 己丑敕賜進士及第汪
洋乞避遠祖嫌名上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時
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閱校正上
將親書以賜閱言儒行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益
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
不惑於雜上從之 雅州嚴道縣尉謝惇德特改宣教
郎簽書昌州軍事判官以所陳六策議論可采也惇德

六策一曰正國體二曰正身三曰求賢四曰奉天五曰
愛民六曰服夷狄 庚寅上以御書尚書一秩賜趙鼎
翌日鼎奏謝上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言所以賜
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 壬辰詔元符上書邪
說尤甚范柔中等二十七人身亡未任子者並與一子
官趙鼎進呈上曰此乃蔡卞蔡京之罪獻言者有可取
則施行之無可取則容納之如此則上無拒諫之名而
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立為邪等名目其誤太上皇帝皆

此類也 國子監丞張戒面對奏上曰臣幸因輪對輒
撰成書一封宗社大計軍國重事臣靡不盡言願陛下
萬幾之暇留神省覽上曰甚善戒進呈訖奏曰臣所論
事既多必有不合聖心處上曰朕覽天下章奏不如此
朝廷初無拒諫之意人臣進言其可行者行之其不可
行者置之朕未嘗加罪戒曰誠如聖諭人臣進言若皆
合聖心即是陛下所知者又何用言為上曰不惟已
知已施行不須言若人臣進言必欲合人主之意即是

觀望戒曰陛下明此天下幸甚 乙未趙鼎奏昨日蒙
降出國子監丞張戒所上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敢盡
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對携此書來上幾萬八
千言朕熟覽之其間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之心誠
有可嘉戒自言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方患朕之過失
不得自聞民之疾苦不得上達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豈
罪言者朕意自欲賞之沈與求曰陛下容納忠言如此
何患不聞盡言上曰戒言朕有仁宗皇帝守成之德而

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祖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時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左右朝夕以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誠不及也 丁酉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奏呈歲計上曰今中外小大之臣罕有任責若人人體國以公事同家事何憂不足仍須每事省節積少成多唯瞻軍賞功務在激勸此不可減耳監司守令有不經意於常賦怠慢尸素者戶部宜糾劾之當議竄責

是月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華旺復光州 冬十月庚子
朔詔戶部鏤板下江浙荆湖旱傷州縣奉行寬恤指揮
御史劾其違者竄責先是禁屠以禱晴而併及雞鴨右
諫議大夫趙霈奏疏稱頌上德中書舍人胡寅讀疏笑
曰諫職乃及此乎聞敵中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脫或
入寇當以雞鴨諫議拒之 壬寅遣中使以所書車攻
詩賜輔臣翌日趙鼎奏謝上曰朕觀鴻鴈車攻乃宣王
中興之詩今境土未復二聖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

以修政事攘夷狄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
復臣等敢不自勉 乙巳詔廣東鹽以二分即本路通
商餘一分官賣充漕計廣東鹽舊從官賣其後許通商
於荆南南北及吉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為二
十萬緡 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縉請嚴義倉之法以備
水旱趙鼎進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今秋成
之際民間已闕食恐至來春大饑欲令常平司多方廣
糴以備賑濟上曰朕聞江湖歲歉夙夜為憂常平法自

漢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專用義倉賑濟最為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申飭有司稽考之 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湖寇遂自鄂岳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偽境震動上勞浚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趙鼎沈與求曰湖湘既平則川陝血脉通矣他日遂可漸為恢復之圖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

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
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
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為小異以彌
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
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
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
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
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

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攷其心則朋黨之諭可
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
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
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
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
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外而泰
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
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

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馬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篇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乙卯提舉西京崇福宮李綱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相厚善至是數於上前言其忠趙鼎嘗為綱辟客亦為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綱辭上手書敦諭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己任勿

收拾遺骸埋瘞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

丁卯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初出官人監獄廟理資任若便許用舉主闕陞及年限磨勘不惟僥倖太甚兼恐偷惰苟且習以成性欲乞應初出官監獄廟人年未及格並不理資任選人候釐務書考纔許薦舉釐務實及三考無出身通理四考纔許用舉主闕陞承務郎已上釐務磨勘一依舊法自後未經參選人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宮觀通判請給者更不差監獄廟詔除用恩例

陳乞外更不許差餘依見行條法 是月裕享太廟祖

宗並為一列不敘昭穆 新知普州喻樛上書言蜀之

可憂者四事大畧謂昨者北兵深入和尚原下青泥嶺

薄仙人關賴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尚

原者鳳之東境距寶雞縣纔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

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

所謂仙人關者青之東境距利州纔七驛自利抵劔門

關百里而羸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

敵既到仙人關習知隘險必別生計他日分兵數道並
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山入巴閬
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復以一二千人攻仙
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日者和尚原至仙
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
聞朝廷乎臣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
則措置荆襄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軍拒襄鄧可
以掇援川蜀覆蔽吳會出軍宛洛通車三秦矣 十有

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一留禁中一降
付都督府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勲之人先次給賜以
為執守 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仍立式行下 中書

門下省奏中書舍人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
大畧謂宰相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者
也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窮日之功不得少息皆細故
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望陛下詔宰執大臣選
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法

之所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者六部無得為人申請破壞成法如是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二曰議學校之制大畧謂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失其常產因無常心棄毛錐而說劍上封事而覓官泯泯紛紛儒風掃地謂宜稍增教授員闕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加以歲月必有可觀三曰重縣令之任大畧謂宜籍中外已

為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陞
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
馬屯駐本縣者許之節制其經由者悉用階級則又據
諸路縣分戶口賦入分為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
則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司監司同共辟奏則又用宋
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為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
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為三等縣考課之法曰
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悌俟及

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又命從官各舉二人之能任者刺舉二人之奸賊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實以次施行四曰京官必歷親民大畧謂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及親為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為通判作威勢黷貨賄為民之害無所不至望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為任大畧謂近

歲監司郡守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望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繫堂除者除代一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為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士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恥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六曰除監司迴避戶貫之禁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非良法也夫得賢才所臨本邦知利害

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為
害滋甚矣望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心選授惟務得人
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詔三省措置立法其在內窠闕并
樞密院差除依此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也 辛未
趙鼎奏李大有上書言及機權事上曰此涉兵機不欲
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書獻收河東之策太祖怒甚至
裂其奏及左右既退徐取其奏密授太宗曰他日取河
東出兵運糧當用齊賢策未幾河東平沈幾如此當為

萬世法 宗正寺上仙源慶繫屬籍總要詔丞孫緯進
秩一等諸吏賜帛有差 癸酉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
遣其子來奏邊事先一日玠乞俟防秋畢入對詔答不
許上諭輔臣曰玠比嘗請入覲今又遣其子來奏事可
謂得事君之体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
良可嘉也 詔應守令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
官品高下並令帥司保奏特與賜謚 乙亥和靖處士
尹燁充崇政殿說書令川陝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

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在方冊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繹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廩以好爵列之經闡勉從弓招副朕虛佇進士顏邵特補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上聞真卿之後有居溫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輝則真卿十一世孫也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在唐死節

可為得處矣況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與推思
以為忠義之勸 罷吉州權貨務都茶場 癸未上謂
輔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
人僅給使令然昨日已搜采三十人出之趙鼎曰節省
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 甲申自渡江後宰輔
已減俸三之一至是趙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
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 乙酉起居舍人任申先試
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詞臣進不繇科第林攄顏

岐及申先而已 丙戌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興鳳可以戰守而民未復業墾闢殊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衆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詔邵溥吳玠擇二郡守相度初玠於興元洋鳳成岷五郡治官莊屯田又修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利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為耕則所得數什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粟多 戊子中書舍

人胡寅知邵州初寅既論不當遣使上賜詔書褒諭而尚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說乃遣都督行府准備差使范寧之與問安使何鮮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畧謂庚戌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鈎引敵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詔罪狀劉豫名其為賊今豫豈肯賓吾使人達之於敵哉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

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欵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虜必
重閱惟懼我知之今以敵為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
正而事順他日或有易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使
不絕則敵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
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
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
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
理不難處也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

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至於何薜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南小郡故有是命 甲午權中書舍人潘良貴繳方州殺人奏案不當上曰殺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法然情有可憫許具奏此祖宗好生之德第恐州縣之吏受賕出入畧加約束可也 詔江南帥憲司覺察漕司及州縣毋得重疊催理旱傷民戶苗米 詔罷催稅戶長復以村疇三

十戶為一甲輪差甲頭一名催稅 江浙荆南福建廣
南路提點坑冶鑄錢趙伯瑜乞減料鑄錢每千重四斤
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時坑冶盡廢伯瑜訪得諸監有
古渣淪浸入地漸生鑛末乃淘掘成銅品合鼓鑄焉
十有二月庚子詔神武係北齊軍號宜以行營護軍為
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
軍劉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吳玠右護軍王彥前護副軍
言者論行在職事官凡有除授畫降指揮日下供職

此適足以長奔競之風除命之出倘未愜於公論則御
史諫官得以言舍人得以繳給事中得以駁與其追寢
於供職之後曷若改正於未行之前伏望特降指揮除
去舊例亦所以訓迪在位勵其風節從之 辛丑趙鼎
等奏應都督府軍馬並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應軍
馬未有不隸三衙者今厘正之甚善他日差出即降指
揮聽其將節制其名既出則軍政漸可復舊 權戶部
侍郎王俟言比年以來官失其守廢法用例其弊滋甚

所以恩歸於下怨集於上人不退聽事益增多伏望明
詔大臣除刑寺斷例合依舊存留照用外其餘委官詳
定附入本例嚴戒有司自今悉遵成憲敢有弗率必罰
毋赦詔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官取索措置條具申尚書
省趙鼎因請委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以中制立
為定法付有司遵守更無所肆其姦矣 乙巳詔以翠
羽為服飾者依銷金罪賞並徒三年賞錢三百千許人
告 丙午劉子羽知鄂州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

張浚既還朝始議大合兵為北討計乃白召子羽令諭指西師故有是命 己酉趙鼎奏謝因足疾蒙賜珍劑上曰藥所以攻疾疾良已則當却藥或者烹煉金石餌之徒耗真氣非養生之道豈惟治身雖國亦然張浚曰秦以嚴刑峻法治天下而自速其禍此可以為戒 給事中呂祉言近制行在職事官係朝廷擢用類多疎遠不獲一望清光故特延見訪問所以來賢審官詢事考言惠至溥也然侍從官以言語備顧問朝夕論思出入

獻納乃其職也豈可令與庶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
免輪面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請對勿拘以時勿限以
數從之 辛亥上與趙鼎論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
彼此四方人才宜參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無方豈
限南北 權戶部侍郎王俛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
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謹以臣
愚見畧陳五事一曰處冗食之兵二曰損有餘之祿三
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銷毀之寶五曰修平准之法詔

戶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 甲寅刑部員外郎楊邁知

夔州兼本路安撫使渡江後由朝士出為川陝帥臣者

始此 庚申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上曰祖宗

時三司使如陳恕最為久任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倘能

稱職就加爵秩以褒寵之可也不須數易張浚曰久任

豈獨計臣他官倘有稱職者亦當如此 辛酉起居郎

潘良貴言中臺者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伏

望嚴飭六曹長貳郎官凡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須具

格法是非供報輔臣進呈上曰祖宗以來自格法有
司但能遵守即為稱職格法既定誰復有僥倖之心唯
其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寢廢也可依良貴
所請更切申嚴沈與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徇情
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耶僥倖之門塞則人自
安分天下何患不治 詔敕令所刪定官監登聞檢鼓
院官自今並令轉對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賓侯都督
府出使日隨逐前去江淮措置屯田時張浚再出江上

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趙鼎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能兼領也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為之

丙辰都督府奏以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熊彥詩並往川陝撫諭 戊辰夜雨電

宋史全文卷十九中